

孝道吳許二真君傳

經名：孝道吳許二真君傳。一卷。唐代，撰人不詳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玄部譜錄類。

孝道吳許二真君傳

許真君名遜，字敬之。則晉代方外之士，洞曉秘妙神仙之術，孝道之微，通感神靈，出入無問，變現奇異，當代賢達莫得測其由焉。望本高陽，隋晉過江時，吳晉初分，英雄未簡，聖上敬焉，王敦師焉，郭璞益焉，合朝宰貴卑詞厚意親昵不倦矣。乃卜勝於豫章，宅在其中，名遊帷府。時共十二真君為友，內師事吳君。吳君名猛，字世雲。迤通卜築問居左右，更相勸勉，修飛昇之妙法，救人民之禍害。時建昌縣上遼江畔有一大蛇，身長數里，要截水路四十餘里，毒裂山石氣蹙風雲，驚駭人民吞噬行旅。輸租納稅疲於道路，商旅舟楫蔽於不通，州縣長吏計無所出。遂於蛇穴山西北四十餘里置丘轉輸，名曰赤倉，供承租賦，陸路般運逾山越嶺，人力懈怠。時吳許二君拱揖相謂曰：吾等積德累業所冀利民，不能為人除害何以彰余道德矣。於是，吳君率領弟子約三百人欲同往殺蛇，恐眾心不真而有徊惑妨我大事，疑於眾心。乃於化民亭採薪熱火取炭化人，須臾之間變三百美女渾於眾中，明旦早呼驗其邪正，二百九十九人皆染炭墨，唯我許君洞達玄微澄心寂慮苞藏六合，上應九真現朗月於水中，豈愛染而能著。于時吳君仰止而歎訝焉，為人除害非子不可，乃邀許君二人同往。去蛇十里，吳君挺特而前。蛇縱其薑毒噓吸雲霧眩目奪日舉首峨天，見聞之人莫不懾懼，匪神仙志道之士安能戮力而絕滅者焉。吳君當斯之時心有忌憚，我許君名繼仙錄，道應玄元，佩三萬六千之神符，尚無極至真之妙法，威力自在，與奪應機，豈爾一毒而能縱暴矣？遂拽倨叱吒挺刃而殺之，其蛇腹中毒類無數進散奔走，裂地通江，因名其路為蛇子逕，其地為蛇骨洲。于時蛇骨積累如丘，流血如勝，至今蹤跡見在。時長沙太守賈府君面辭天闕作鎮長沙，異政臨民寨惟問俗，唯有一女姿容端正志性妹美，久求良婿不愜乃心，父母哀憐嶺光門望。忽有一士自遠慕親，形貌無雙詞林獨步，竊得慎姓，說他門風神彩汪洋堪為人表。府君舉家欣喜，欽敬而納之，婚娉已來綿歷歲。序後時，時告別涉旬月而一還，虛往實歸，悉是金銀錦帛。府君未詳其事，合宅不無敬憚焉。府君家珍寶盈庭，資財無數，子婿若是，何福如之？家人乃為歌曰：天生慎郎，名家子弟。資我珠玉，皇謂佳婿。後知許君為國除害志利人民，伐獸殺蛇，自疑禍及。遂乃謁許君於公館，幻惑英賢罷，公會於郵亭，告歸安寢時不料飲酒失度龍光外搖，許君察其事，乃說而變化矣。許君迫逐至於龍沙，及變為牛以為潛匿，許君知之，謂弟子施氏名道乞曰：此蛟侵害百姓非少，變化無常，吾今與爾共除此害。吾今纔年四十，其蛟壽歷千年，吾亦為牛恐

子不識，吾將手巾於左膊為白駱牛，與伊相敵，汝可助劍擊之。言訖視之龍牛宛在，許君亦化而抵之，爭力之間施子挺劍而擊傷龍一足。龍力竭而走，從一泉口入地逕至長沙而歸賈君之宅，其泉口後人號為橫泉井焉，至今見在。其龍卻化為人，歸語妻子白於賈君曰：昨在豫章遇賊劫掠，被傷一足，其瘡痛楚卒不可言，邂逅之間不存性命。君聞之驚懼不能已矣，尋使求覓醫人，道路相望。許君尋其蹤跡又到長沙，於市乃知其由，謂求醫使曰：吾曉醫術。使人邀請至府，府君親迎許君。許君縷言其由，方知被千歲老蛟所魅。許君因請除害，府君不信，恐許君所誤，乃曰：僕之女婿慎氏親姻滿朝，識故甚眾，唯君從容，但慮有誤，人情可惜也。許君云：公不信自往報云，召得醫人姓許，從豫章來。慎郎不驚，是知真偽。府君從之，慎郎聞之驚懼，止府君不令許君入門。許君已至堂前，厲聲喝之，其龍揭壁而走。府君合宅大懼，乃再邀問許君，許君又云：公宅下五尺已被蛟作成潭。訖尋使人令掘五尺，下悉是水無底。其龍已有二子，許君令呼見之，以水噴亦變為龍形如小艇。又云龍妻上分是人，一半是龍，訖亦以水噴尋變化，初欲殺之，府君乞存其女，許君噴之回形復舊。其龍兒及大龍悉應手而殺之。府君驚惶怖懼悲歎久之，許君但令移家，須臾之間舊宅沈沒，水深百丈，因乃號為潭州矣。其龍血入地，從地湧出變為一鐵柱，見在洪州南塘去城二百四十步，其柱存焉。銘云：鐵柱若亞，其龍再興，吾當復出。鐵柱若正，其龍永除。且神仙之人無幽不察千變萬化，蛟在目前志為生民除其禍害，豈妖異幻惑能為長久哉。且萬丈堅冰睹太陽而散釋，千年魑魅逢至聖而消亡。更能鍊行通玄合宅輕舉，震鴻聞於萬古，傳法教於後來，若能守道全真，知身是幻，澄慮虛寂，補益浮生，則九真之瑤臺不離於躡步矣。孝道本起，兗州剛輔縣高平鄉九原里有一至人姓蘭，不示其名號，曰蘭公。義居百人同心合德志行孝行，時感得斗中真人號孝悌王即先王之次弟明王之兄也。《孝經》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斯之謂歟。以蘭公孝道之志通於神明，遂降示蘭公孝道根本，言先王為日中王，明王為月中王。又云先王玄黑為大道，明王始黑為至道，孝悌王元黑散為孝道，此三者起由玄元始黑也。孝悌王與先王明分作銅符鐵券，券中徵許氏陽氏。陽則晉時徵為氏陽縣令，氏陽縣蜀郡所管，為孝道之師，傳襲孝道，誘進後代，除邪去逆修心鍊行則去仙道不遠于旨。孝悌王與蘭公遊於蜀郡，路傍見並三塚，謂蘭公曰：此三塚是仙人塚，可囑上言塚中有仙人，欲崇孝道宜須榜示，行往移其道路，勿妨仙人行往也。言訖，隱形不知所之。蘭公依言聞於上，上執蘭公云其妖異幻惑，詰之，公執之云，賈府君曰：承如君言吾崇孝道，必若妄謬誅其九族。囚禁蘭公，公再思之承孝悌王之言，且孝悌隱化一事差錯，處身何堪憂幽之間，不無愁問。入夜作夢，夢有一人語公勿憂，但安心定慮矣。明日蜀太守府君領公開塚

，公但言第一塚中有仙真骨，已飛化昇仙去訖，有黃仙衣一領。第二塚有一人，可年二十，潔白美麗，猶如睡覺。第三塚有白骨相連，皮肉未生，生亦仙矣。依此言之，必請無慮。蘭公夢覺欣喜而頗言，府君執縛蘭公往而開塚，問公第一塚中有何物。公答云有真仙骨，得仙去矣，有黃仙衣一領，開視果如其言。入問第二塚中有何物，公答云有一人可年二十，潔白美麗猶如睡覺。開視宛如其言。其仙人語云：今日是我生日。復見黃衣一領。問第三塚中何物，公答云有白骨相連皮肉未生發。看亦然。府君乃取黃衣著之不勝過與蘭公，蘭公度與塚中仙人著，輕舉飛騰虛空，府君大怖，叩頭辭謝。蘭公請立孝道矣。其人仙飛去或十日而一歸，府庭府君見之不覺倒展而迎候，後或十日二十日一歸，府君敬近之不能已矣。且志道通靈，匪凡者之能測。行善獲福乃今古而共傳，足知萬物之中唯人為貴，人子之道固合棄短而從長，現昔明王之以孝治天下，後之君子豈不以道德而理身哉。蘭公受孝悌王旨，令將銅符鐵券送達黃堂觀，乃是諶姆所居之宅。諶姆即吳中一貞母也，不顯其姓諱，以道德為事焉。母於吳市見有一兄，年四五#2拱而拜母求為義兒，諶姆示之云：你年十五須侍所生之母，何得棄本逐末義為我兒，我若受汝殊乖禮律矣。兒跪謝而去，後經數月變其本身又為三歲小兒，來於諶姆邊啼號，復無人誌認，諶姆見是嬰孩孤露心甚愍念，攜抱將歸，愛惜將養不異腹生，過於母子。漸至長大，智慧自然通於神明感其靈瑞，行履之處消災去禍。既至成立，供侍諶姆甘旨有叔晨昏不虧，諶姆憐之為求妻室。其兒拱揖出於中庭，白諶姆曰：兒是先王次弟明王之兄也，我身為孝悌王，託寄阿母養育，綿歷歲序，欲興孝道遷延至今。天是我父，地是我母，日是我兄，月是我弟，天上地上唯我獨尊，五色慶雲覆我一身，何用婦乎？乃拜謝阿母請將所居之宅開為孝門，諶姆慈悲不違兒意，遂立其住宅名黃堂觀焉。兒遂捧授姆銅符鐵券，拜辭姆而去。時吳君猛與許君遜聞之，遂往黃堂拜謁諶姆，請其孝道之法。諶姆乃授與銅符鐵券，券中徵許氏陽一門，無猛名字，猛乃卻拜許君為師。許君因傳其妙法，授與周、彭、陳、時、吁、甘、曾、鍾、施、黃、昊、劉、沈等十二真君，並以崇於孝道常以惠澤流布於人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，民無常懷懷於德仁，內修玄微上應無極，悉舉家白日昇仙，唯許君一人德合九真名在仙錄，乃上皇所定，後學勤苦而成真者哉，轉授法諸君乃精修而獲輕舉矣。遊帷觀束二百五十步有投龍煙，煙下有潭，潭水泓澄莫測其深淺。潭中有龍潛伏久之，莫知其年代。斯境百姓堰其潭水澆溉田疇，有時禾稼栽植所冀秋成，人愁亢陽天久不雨，田父集會精意禱請，于時甘澤將降陰雲上昇，士庶有相慶之詞，境邑獲豐稔之望，匪我地靈景勝神仙窟宅，豈得福祐資我遠近之人哉。從晉元康二年真君舉家飛昇之後，至唐元和十四年約五百六十二年，遞代相承，四鄉百姓聚會於觀設黃錄大齋，邀請

道流三日三夜昇壇進表，上達玄元，作禮焚香克意誠請，存亡獲福，方休暇焉，鑄券投龍悉歸斯潭洞矣。真君晉咸寧元年，晉武帝徵為蜀郡氏陽令，初到任，所承前當撥亂之際，貴在奉公，縱百姓冤屈無能申理，文書堆案，囚徒溢獄。許君一到咸悉除之，如寶鏡照形容，利劍劇犀象，冤者得雪，屈者全伸，闔境歌直筆之能，百姓解倒懸之急。當縣人吏枉撓取受者，疋帛錢數，悉預知之。每誡勗典吏云：爾但行直實之心，從於君命，何事不可。汝昨為文案斷事取錢若干，復在某所如何。其典吏聞之，一一言實，不敢拒諱。然亦不罪，自茲以往，汝等人吏之體承合竭力事君，苟徒撓人利，已非人子之事也。因茲吏人各自相勉。真君與吳君、郭璞三人見王敦，敦曰：吾欲謀大事，請三先生為吾庾疑。吉之與凶，不得妄議，言吉則可，不得道凶。三人應聲道凶，王敦曰：何也？三人曰：破兵敗將，捨順取逆，軍人徊惑，萬姓不親，大凶之象。王敦聞之大怒，欲殺三人，且云：子夜夢一木破天，汝等以為非嘉兆，何謬言哉？吳君曰：一木破天，未字也。公宜未可妄動。敦色變一又令璞筮之。璞曰：無成。敦不悅，曰：予壽幾何？璞曰：公若舉事，禍將不久，若還武昌，則壽未可量也。敦曰：君壽幾何？璞曰：予壽盡今日日中。敦令武士擒璞斬之，許君舉盃擲起化為白鴿飛繞梁棟，敦舉目已失二君所在。敦後竟敗。夫滄海之水非尺寸之所量，神仙之人非小智而能測。我吳、許二君日神衛貫天地變化洞精靈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，豈庸瑣之，智而能利害邪？言訖而莫知所之矣。明日午時，王敦使五音兒收璞於河邊，欲殺之，屬水暴漲遂殺不得。令引上果到皂莢樹下，五音兒拔韞云：吾昔日得郭君錦袍一領濟我飢寒，未有恩報，云何遇我殺之，身命委亂，今果相逢。乃挺劍謂王敦曰：無道之人輒起兵作亂，枉殺平人，天必誅之。敦後果被五音兒所滅矣。許君與吳君從金陵附船歸於豫章，謂船主曰：汝須閉戶安坐，吾自為爾乘駕。乘駕之時輒不用窺視，若違我語爾當不吉。言訖乃使二龍負船騰空而去，船主但聞船行疾速之甚矣。船已到廬山頂上，船底刺石聲厲，船主聞之恐船遇淺被砂石所損，潛乃開綸戶看之，見有二龍負船，見人驚散。許君乘龍而去，吳君步水而歸。至落星灣水中見有一獸，眼大如車輪，吳君云：此獸在於江南土地，綠江人民不獲富饒，商旅往來阻於上下，吾不除之何以濟民患難矣。遂乃擲劍，中其目而殺之矣。夫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。若不存恤黎陀，去除暴惡，何以遂九真之仙聖、成萬古之功勳哉。真君於晉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，合家良賤四十餘口，宅宇鸚犬，一時昇仙，合村鄉聞悉見，頂禮久之。當年府司聞奏後，奉劫差使造宅及造觀，其蜀郡百姓聞之，不遠數千里而來，躬親求視，特為造仙壇以報息德兼並及為別立祠堂，號為仙聖堂，至今儼然雕飾，每至昇仙之日，朝拜及齋戒不闕。真君未昇天之時，宴坐一錦帷，將捨與黃堂觀，真君合宅昇仙，昇仙之

後，其帷從空而下，歸於舊宅之地，虛空飛遊，圍遠周回，經得三日，還復昇天。奉勸遊帷之地賜額造觀，因名為遊帷觀。昇仙後玉函之中，留詩教兩卷、犢車一乘、石臼一面、銅劍二口、扇函一具。時徐登為豫章太守，使人取犢車至城中，身未沐浴即欲看之，留待明日，仙聖恐觸，不令我慢。其車尋五色雲中，飛歸遊帷觀，太守不復得見。至今年代雖遙，其物並在，惟二劍，萬天師入內云：進上內中供食，其車及諸物並在。其觀中每至正月、五月、八月並以十五日，朝禮建齋，誦讚行道，為國王、大臣、人民消災祈福，至今相承不絕。真君於晉咸和二年徵為氏陽縣令，官滿歸宅上，頻徵請不赴，劫命上亦委以手詔，不載擾亂，唯與十二仙君更相勉勵，內修不二之法、神仙之術，經于八年，至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合宅飛昇，鸚犬悉去，舊宅壇井，儼然而存。承二代姪男簡承宗繼世為道士，修持供養，博受孝道。晉永和三年劫再為宣觀，至貞觀元年國之不崇，人之疏索，觀宇寥落，有似寂寞焉。至永淳三年奉劫再興孝道，承代傳香，姪男簡，簡男卿長，長男法強，強男靈曜，曜姪孝通，通男叔嗣息，嗣息法胤，胤姪法恭，恭姪景陽，陽男顯龍，龍男承觀，觀男道超，超男元樞，樞男玄基，基男紹珪，珪男文楚，楚男王仙、姪法真，真姪顯然矣。

孝道吳許二真君傳竟

#1『要』疑作『腰』。

#2『年四五』，據文義疑作『年十五』。